

越南北使與中越關係初考——以丁黎朝為例

耿慧玲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學院教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客座研究員

摘 要

面對強大的「北朝」，越南如何能夠維持一種可自主卻又不決裂的狀態？外交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即便是在戰爭的狀態中、即便是越南取得了戰爭的優勢，越南朝貢的使臣似乎仍然頻繁的來往於貢道上。這些使臣一定有一些特定的條件，如不瞭解中國的政治、文化，如何能夠在強大的北朝中取得最大的利益？那麼使臣的角色與身份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是否有不一樣的要求？本文將自中越史料中耙梳出各朝代北使的出使狀況及身分，藉以探討越南派遣北使的身分改變與中越關係之發展脈絡。

文中可以發現，在自主初期的丁朝，使臣的身份大多為牙校，也有丁部領的同鄉，顯示丁朝權力結構與地方勢力的集結有密切關係，這也是丁朝從地方割據形勢轉向中央統治的基本力量。繼丁朝而立的前黎朝，基本上承續了丁朝原有的核心勢力，早期出使者即為原丁朝北使，其餘出使者的身份，仍為牙校與都知兵馬使、副使、行軍司馬等「幕府」的官職。至李朝科舉之前的使臣，則署銜員外郎、進奉使者成為多數。及至李朝開科舉之後，使臣多由科舉出身者擔任，至後黎朝及阮朝使臣盡為科舉出身之儒臣。由此使臣身份之改變，正可以窺探中越關係之歷史變化。

關鍵辭：越南、北使、科舉、中越關係

* 本文為主題論述特約稿，於 2016.05.15.收稿。

序 言

2010 年，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越南漢喃研究院合作編撰出版了《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包括 79 種共一萬多頁的文獻資料。目前出版的越南燕行文獻呈現出在後黎朝及阮朝時，有大量的儒臣擔任出使「北朝」的工作，這些使者都具有相當高深的中國文化底蘊，在出使的過程中，不僅以詩文記載了出使行程中的點點滴滴，同時也與中國的學者吟詠唱和，充分展現出他們對於中國文化、思想的浸淫深度。那麼科舉在越南的舉行，是否就是為了這種文化的耕植與傳播？然而中越的歷史關係錯綜複雜，早在科舉推行之前便已經有著千百年的歷史，且不論秦漢隋唐原屬於中國領土一部份的北屬時期，當越南建立他們所謂的「自主時期」時，使臣的派遣又是基於怎樣的選擇條件？這些選擇又反映出雙方在折衝捭闔的過程中怎樣的樣貌？

本文希望透過越南「自主時期」北使身份的探討，從另一類的角度去窺視原本「交廣」連稱的交趾地區，如何進行與北方巨大的中國政府維持一種鬥而不破的相互交往關係。

所謂「自主時期」在越南的定義是從丁部領建立丁朝開始，至阮朝結束。¹ 本文所云之「自主時期」，則規範在丁部領立大瞿越國號，並建元太平的 968 年開始，到李日尊（聖宗）天貺寶象二年（神武元年，1069，宋熙寧二年）自帝其國為止。² 在這一段時間，越南基本上已經脫離中國中央政權對於越南政治的直接控制，但中國卻尚未承認越南「自帝其國」。越南的政策與行動在這樣蒙昧混沌的狀況下，改變了他們不同於廣州地區的發展方向，那麼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歷史造成這樣的結果？本文嘗試用與中國直接交涉的使臣為切入點，進行使臣身份的探討。

¹（越）張有侗，《越南歷史大綱》（河內：教育出版社，2008）。

² 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元至正本配補明成化本），四百八十八卷〈外國四·交趾傳〉記「（熙寧）二年，……（李）日尊自帝其國，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為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頁 14069。

一、丁朝的北使分析

丁朝第一次正式出使宋朝的時間為丁先皇帝太平三年(972)，即宋太祖開寶五年。在此之前的開寶三年(970)亦即丁部領初建元（太平元年）時，越南史書《大越史記全書》與《越史通鑑綱目》即記載丁部領曾遣使赴宋，但是這次遣使卻未被納入「宋史」的記載。因為當時南漢未滅，故丁部領仍是南漢的屬臣，並非正式的對宋朝進行出使。³ 一直要等到宋朝平定了南漢，丁朝才以貢方物的方式表示內附，⁴ 宋朝才給予正式的冊封，並於史書中正式記載。而這一次派往宋朝的是丁部領的長子丁璉。宋朝對於丁璉這次的正式入貢非常重視，因為丁璉此時的人貢效誠，顯示宋朝在南方的統合已基本完成，故特意加封丁璉為「特進、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御史大夫、上柱國，封濟陰郡開國公，食邑一萬戶」，⁵ 根據宋制，唯有親王、重臣特加才有至萬戶者，⁶ 郡王、國公僅三千戶；開國郡公則例為二千戶；⁷ 在以後的宋代歷史中，對於越南歷朝的冊封，食邑亦沒有達到一萬戶的紀錄。從太平三年之後，史書記載了丁朝 4 次共 7 人次出使宋朝的記錄，見下附表一「丁朝北使表」：

³ 耿慧玲，〈越南丁朝的雙軌政治研究〉，泉州華僑大學、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共同主辦「饒宗頤與華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2.，泉州。

⁴ 南漢降宋在太平二年，同年，宋曾致書部領，對其僭號表示不滿。《越史略》卷上〈丁紀〉記載：「宋聞王稱尊號，使遣王書，其略曰：……蕞爾交州，遠在天末，唐季多難，未遑區處。今聖朝蓋覆萬國，太平之業，亦既成矣，俟爾至止，康乎帝躬。爾毋向隅，為我小患，俾我為絕蹠斷節之計，用屠爾國，悔其焉追。」撰人不詳，《越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頁 18。又「貢方物」以表效誠，見嵇康著、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卷四〈答難養生論〉「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效誠耳」，頁 182。

⁵ 清·徐松輯、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標點校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王德毅校訂，《宋會要輯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蕃夷四·交趾〉「太祖開寶六年制」，頁 20。

⁶ 《宋史》卷一百六十九〈職官志九·敘遷之制〉：「封爵，皇子、兄弟封國，謂之親王。親王之子承嫡者為嗣王，宗室近親承襲，特旨者封郡王，遇恩及宗室祖宗後承襲及特旨者封國公。餘宗室近親並封郡公。其開國公、侯、伯、子、男皆隨食邑：二千戶已上封公，一千戶已上封侯，七百戶已上封伯，五百戶已上封子，三百戶已上封男。見任、前任宰相食邑、實封共萬戶。（嗣王、開國郡公、縣公後不封）。」頁 4061。

⁷ 《宋史》卷一百七十〈職官志十·雜制〉：「封爵之差，唐制：王，食邑五千戶；郡王、國公，三千戶；開國郡公，二千戶；縣公，千五百戶；縣侯，千戶伯，七百戶；子，五百戶；男，三百戶。又有食實封者，戶給緡帛，每賜爵，遞加一級。唐末及五代始有加邑特戶，而罷去實封之給，又去縣公之名，封侯以郡。宋初沿其制。」頁 4079。

附表一 丁朝北使表

序號	姓名	朝代	身份	越南史書	中國史書	備註
1	丁璉 ⁸	丁先皇帝 太平三年 972 宋太祖開 寶五年	越南 丁朝 開國 皇帝 丁部 領的 長子	【(壬申三年， 宋開寶五年)遣 南越王璉聘于 宋。】p.181 [(壬申三年，宋 開寶五年)遣南 越王璉如宋] p.446	《稽古錄》(開寶 五年)五月己巳交 趾丁璉始遣使內 附授以官爵(卷十 七葉五下)	越南史書與中國 史書記載內容不 同，越南史書明確 記載丁璉為使臣 如宋，而中國史 書，則認為當年為 丁璉遣使內附。
2	鄭琇	太平四年 973 開寶六年	[鄭 琇， 大黃 州人] p.450	【(宋開寶六年) 南越使還，宋遣 使封帝為交趾郡 王；璉檢校太師 靜海軍節度使、 安南都護】 [(宋開寶六年) 宋使來。辰南越 王璉使還。]	《宋會要輯稿》 (開寶)六年四 月，丁璉遣使來貢 方物。璉偽襲已四 年矣，聞太祖克平 嶺表，遂遣使貢方 物，上表內附。六 月，以交州進奉使 鄭琇、王紹祚並為 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左散騎常侍青 光祿大夫、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蕃 夷四之二〇) 《宋史》開寶六年 五月己巳交州丁 璉遣使貢方物(卷 三葉四上)	據《欽定越史通鑑 綱目》的記載，鄭 琇為大黃州人，而 丁先皇即大黃州 華閩洞人。 越南史書未記載 出使人姓名，然據 《宋會要輯稿》。 遣使在六年四月， 六月「以交州進奉 使鄭琇、王紹祚並 為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左散騎常侍 青光祿大夫、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 則可推知四月遣 使應即鄭、王二 人。
2-1	王紹祚	太平四年 973 開寶六年	牙校 ⁹	同上	《宋會要輯本》六 月，以交州進奉使 鄭琇、王紹祚並為 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左散騎常侍；銀 青光祿大夫、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 (蕃夷四之二〇)	

⁸ 丁璉(?-979)，又名丁匡璉，越南丁朝開國皇帝丁部領的長子。被其父和北宋冊封為南越王。978年，丁部領以幼子丁項郎為皇太子，丁璉對此非常不滿。979年春，丁璉殺害丁項郎。11月冬，祇候內人杜釋弑丁部領，並及南越王丁璉。

⁹ 五代十國有牙兵，乃節度使之親兵，來可泓〈五代十國牙兵制度初探〉《學術月刊》(1995:11):「《十國春秋》卷六《李厚傳》為我們提供一些線索。李厚“為楊行密黑雲隊長。朱延壽知壽州，厚實在兵間，汴軍數萬圍壽州。延壽軍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厚統十旗往擊。”又據同書卷十三《朱延壽傳》載：“延壽新軍出，每騎五位為列。”從上述材料看，黑雲都的編制以五人(騎)為列，五列25人(騎)為旗，十旗250人為隊，隊以上為都。其官稱可能是伍長，旗正(頭)，隊長。旗、隊長官可能泛稱牙校、列校，伍長則稱小校。」頁64-70。

3	鄭琇 ¹⁰	太平六年 975 開寶八年	丁部 領同 鄉	【（乙亥六年， 宋開寶八年）遣 鄭琇遺金帛、犀 象于宋。】p.181。 [（乙亥六年，宋 開寶八年）辰帝 遣鄭琇以方物遺 宋] p.449。 “宋開寶年，丁璉 遣鄭琇、王紹祚、 江巨瑄貢金帛、 犀象。”p.331。	《宋會要輯稿》 （開寶八年）五月 二十一日，靜海軍 節度使、安南都護 丁璉遣使以犀象 香藥來貢。（蕃夷 七之四） 《宋史》：（開寶 八年）五月甲午安 南都護丁璉遣使 來貢（卷三葉九 下）	中國史書未記來 使姓名，據越南史 書知繼太平四年 出使後，六年復以 鄭琇、王紹祚出 使，並多派一使節 江巨瑄。
3-1	王紹祚	太平六年 975 開寶八年	牙校	“宋開寶年，丁 璉遣鄭琇、王紹 祚、江巨瑄貢金 帛、犀象。” p.331。		是年，王紹祚與江 巨瑄為鄭琇副使 使宋。 王紹祚與江巨瑄 （又作望、湟）於 980 年黎大行皇帝 天福元年再度出 使。是年史書俱稱 為牙校。
3-2	江巨瑄	太平六年 975 開寶八年	牙校	同上		
4	陳元泰	太平七年 976 宋太宗太平興國元 年	不詳	【（丙子七年， 宋開寶九年，十 月以後宋太宗匡 義太平興國元 年）遣陳元泰如 宋報聘。】 p. 182。 [丙子七年（宋太 宗太平興國元 年）春，遣使如 宋。遣陳元泰以 方物聘。] p.451。		
5	不詳	太平八年 977 太平興國 二年	不詳	【丁丑八年（宋 太宗太平興國二 年）遣使如宋， 賀太宗即位。】	《宋會要輯稿》 （太平興國二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交州丁璉遣使以 方物來貢。（蕃夷 七之九）	

黎崱著、武尚清點校，《安南志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作“1”。

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外記》（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1986）作【1】。

潘清簡等編，《欽定越史通鑒綱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作 [1]。

¹⁰ 范玉紅，〈越南燕行使進紫禁城——14-19 世紀的宮廷文化與東亞秩序〉（發表於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主辦「燕行使者進紫禁城」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6.28-29）一文作鄭綉。

其中鄭琇出使 2 次，王紹祚出使 2 次，江巨瑄出使 1 次，陳元泰出使 1 次，¹¹ 另一次未載出使人姓名。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陳元泰與未載姓名之使臣外，出使人的身分都為牙校，而所謂牙校者，即為節度使之親兵。

丁朝是越南地區邁向自主統治的重要關鍵，在此之前，自秦漢以來，無論是徵側、趙嫗、李賁、楊清曾經如何的建號置官，但都不旋踵即為中國政府所平定。¹² 丁朝的建立，是丁部領在原來楊廷藝牙兵系統中所做的合縱連橫。楊廷藝處於中國五代，承唐末藩鎮地方割據之勢，中央政權的統治力衰弱，地方節度使紛紛建立私兵系統，並以親衛軍節制之，這個親衛軍就是牙軍。楊廷藝亦是透過擬血緣的關係，建立義兒軍，成為交趾地區非常重要的武裝力量。¹³ 自楊廷藝卒後，其牙軍組織分裂成幾個系統，其後如吳權（吳朝的建立者）、楊三哥、矯公羨、丁公著（丁朝建立者丁部領之父）、黎桓（前黎朝的建立者）、李公蘊（李朝的建立者）均與這個牙軍的系統有關。¹⁴

建立丁朝的丁部領之父丁公著，亦為楊廷藝的牙軍，初攝驩州刺史，後歸附吳權，早卒；丁部領隨母居陶澳冊，結合其叔在兀冊的勢力，開始建立自己在華閩洞的勢力。他同樣運用擬血緣的方法，攜子丁璉依附十二使君中的陳覽，¹⁵ 由此展開統合十二使君的進程，其勢力的集結與義兒、牙軍的組合應該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所謂十二使君是楊廷藝的繼承者吳權卒後，越南對於十二位地方割據勢力的敬稱，¹⁶ 事實上，

¹¹ 丁朝立國 13 年，總計 5 次出使，共 8 人次。

¹² 這裡所引為黎崱，《安南志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十五〈人物〉中所記之「叛逆」，頁 356-359。

¹³ 有關越南楊廷藝與牙兵之研究，請參考耿慧玲，〈擬血緣關係與古代越南的權力結構研究〉，《朝陽學報》第 12 期(2007)，臺中霧峰，頁 173-184；有關牙兵制度請參考來可泓，〈五代十國牙兵制度初探〉，頁 6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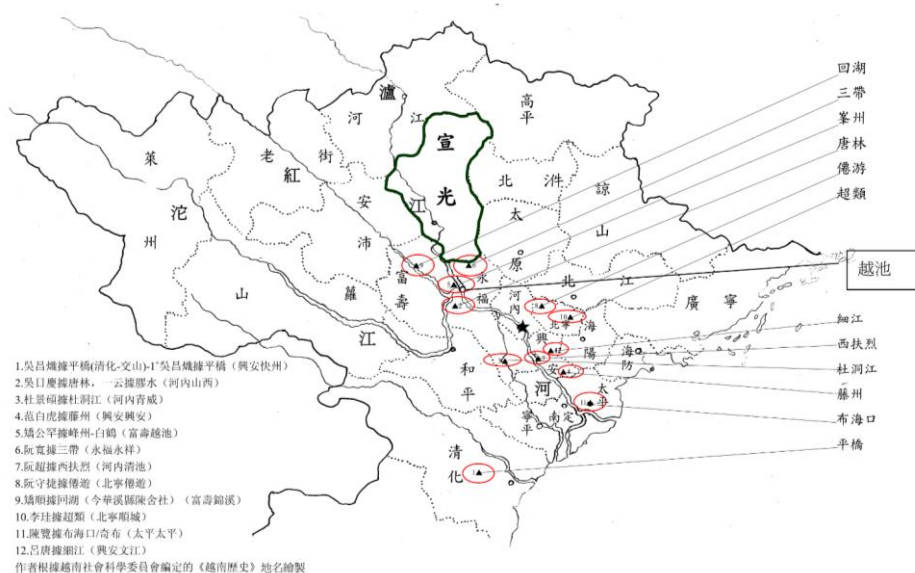
¹⁴ 耿慧玲，〈擬血緣關係與古代越南的權力結構研究〉，頁 173-184。

¹⁵ 《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卷五〈吳紀·吳使君〉記載「丁部領聞陳明公（陳覽）有德而無嗣，乃與其子璉往依之」，頁 176。

¹⁶ 根據史書的記載，除十二使君外，尚有一些地方的割據勢力，如范令公（《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卷五〈吳紀·楊三哥〉記載「初，前吳王病革，遣命三哥輔其子。王薨，三哥篡位。吳王長子昌炭俱，奔南冊江，住茶鄉范令公家」，頁 172）；周泰（（越）潘清簡編修，《欽定越史通鑑綱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前編卷之五記載：「辰洮江郡人周泰倔彊不服，王親征周泰，斬之」，頁 426）；吳昌文及其部屬吳處坪、峯州刺史喬知佐、寧州刺史楊輝及牙將杜景碩（《安南志略·五代時僭竊·吳權》：「（吳昌文）卒，其參謀吳處坪、峯州刺史喬知佐、寧州刺史楊輝、牙將杜景碩用土兵爭立。既而丁部領平之，遂有其地。」頁 281），另如丁朝的創始者丁部領據陶澳冊，其叔丁預據兀冊等。

除十二使君外，尚有一些地方的割據勢力，如范令公、¹⁷ 周泰、¹⁸ 吳昌文及其部屬¹⁹ 等。由此可見越南在開始脫離北屬的時期，其地方割據勢力的基本狀態，十二使君只是這些割據勢力比較強大者。而「使君」乃唐代各州刺史的尊稱。五代之時，中原地區地方割據的情勢達到顛峰。而越南的十二使君割據的現象，正與當時中國內地的藩鎮割據情況相同。這也可由十二使君都是使用唐末五代時中國地方節度使、防遏使、遊奕使的稱謂可知，²⁰ 這些使君控制的地區，約略等於越南紅河流域平原精華區。²¹（見附圖一、附圖二）

附圖一 十二使君勢力分佈圖



十二使君勢力分佈圖

¹⁷ 《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卷五〈吳紀·楊三哥〉：「初，前吳王病革，遺命三哥輔其子。王薨，三哥篡位。吳王長子昌伋懼奔南冊江，住茶鄉范令公家。」頁 172。

¹⁸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五吳仕史曰：「辰洮江郡人周泰倔彊不服，王親征周泰，斬之。」葉二十六下（頁 426）。

¹⁹ 《安南志略》卷十一〈五代時僭竊·吳權〉：「（吳權）愛州人。廷藝牙將也。殺公羨而自立。子昌岌、弟昌濬繼之。……昌濬卒，弟昌文立；卒，其參謀吳處坪、峯州刺史喬知佐、寧州刺史楊輝、牙將杜景碩用土兵爭立。既而丁部領平之，遂有其地。」頁 281。

²⁰ 如吳昌熾又稱阮遊奕，范白虎稱范防遏；其餘有稱明公、郎公者，如阮守捷稱阮令公，矯順稱矯令公，陳覽稱陳明公之類。清·惲敬《吳城令公廟壁記》：「稱令公者，自唐之中葉，節度使累加中書、尚書令，其下皆以令公稱之，如六代之稱令君，後遂為節度使之稱也。」

²¹ 有關十二使君的統治疆域，請參考陶維英著，鍾民岩譯，岳勝校，《越南歷代疆域》（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頁 139-147。

附圖二 越南北部地形圖



丁部領不僅結束了十二使君紛爭的時代，更將原來安南都護府下十二管重新統合，並利用內政、外交分離的政策，成功的擺脫來自中原大帝國的壓力，建立一個與新興的北方統一勢力的緩衝機制。²² 由上兩圖可以看出丁部領所整合的十二使君勢力，基本上是在越南北部的平原地區，在建立核心勢力上，居有地理上的優勢。丁部領而後，擺脫了地方政治的格局，逐漸朝向中央官僚化的主體國家型態邁進。成功的將越南的政治帶入自主時期，但丁部領面臨的是北方新興的統一王朝，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如何派遣使臣與中原王朝交涉當然影響非常大，其外交史臣必然需要對於整個情勢有充分的了解，同時為丁部領所信任者。「丁朝北使表」中，第一位使臣是丁部領的長子丁璉（太平三年，972）。

丁璉在丁部領所主導的中越關係中，具有非常微妙而關鍵性的地位。中國史書的記載，受封為越南地區最高的統領職級「靜海軍節度使」

²² 請參見耿慧玲，〈越南丁朝的雙軌政治研究〉。

的，是丁璉而非丁部領。亦即在中國，丁璉才是合法的領導者。然而在越南，丁璉卻處於「自是遣使如宋以璉為主」、「而先皇於國稱帝」的處境，²³ 換句話說，丁朝建立了一種近似於質子式的外交形式與中國中原政府進行雙軌交涉的機制。

第二次太平四年(973)及其後之太平六年(975)的出使者均為鄭琇，有關鄭琇的記載很少，僅《欽定越史通鑑綱目》記載鄭琇為大黃州人，²⁴ 而丁部領正是大黃州華閭洞人，亦即鄭琇為丁部領的同鄉。史籍記載丁部領的起家，源自其父親為楊廷藝牙將的軍事系統，及華閭洞鄉民對於他的支持。²⁵ 史書中雖然未對鄭琇的其他事蹟有所記載，但在一個以武人當權、重視私兵，甚至以擬血緣關係來凝聚核心勢力的時代，作為丁部領的同鄉，並在丁朝初建立政權的時刻，兩次出使大國，鄭琇地位的重要可想而知，其身份的華貴也就不需懷疑了。鄭琇的出使基本上反映出丁朝初期政權地緣結構的重要性。其後太平六年與鄭琇同行的副使王紹祚與江巨瑄，據記載則均為牙校。

唐末五代時，中央控制力減弱，藩鎮的興起有賴私兵的募集，但也因為私兵與方鎮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方鎮大肆拉攏私兵，自至德中田承嗣開始招募軍中子弟「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浸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戾者，強賈豪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²⁶ 由此可見唐末五代的牙軍既是心腹勁旅，又具反噬的後作力。丁朝核心集團的組成也與牙軍有著密切的關係，²⁷ 牙校是方鎮私兵系統中的基層軍官，則牙校所代表的是與主帥之間更為親密的依存關係。當太平初年，王基未固，又處於中國與越南兩方均值政局變化的時刻，尤其丁朝所面對的是統一的北宋，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都是比

²³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一，葉六上（頁450）。又見耿慧玲，〈越南丁朝權力結構研究〉。

²⁴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一丁先皇太平六年秋，使臣注曰：「鄭琇，大黃州人。」葉六上（頁450）。

²⁵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一：「初，帝父丁公著為楊廷藝牙將，廷藝授攝驩州刺史，後歸吳王，遣還舊任，卒。帝少孤，母譚氏與其圖入居洞山神祠側。……諸冊父老轉相告曰：『此兒氣量若是，必能濟事，我輩苟不來附，翌日悔之晚矣。』遂率子弟往從之，與立為長，居陶澳冊。」頁179。《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一同，葉一（頁439-440）。

²⁶ 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南昌熊氏曾影庫本），卷十四〈羅紹威傳〉，頁188。

²⁷ 請參見耿慧玲〈擬血緣關係與古代越南的權力結構研究〉，頁174-176。

較弱勢，每一次的出使都攸關雙邊的利益的談判，由丁璉至鄭琇至王紹祚、江巨瑄的出使，大致可以看出丁部領權力結構的基本面貌。

王紹祚與江巨瑄（又作望、湟）於 980 年黎大行皇帝天福元年再度以牙校的身份出使。表示兩人在丁朝與前黎朝都受到統治者的信任與倚重，則知此二人在上述楊廷藝牙軍集團中具有穩固的地位，也反映丁朝與前黎朝在權力核心上的承襲。

二、前黎朝的北使分析

丁部領在政治與外交上的成功，讓越南北部的交趾地區有走向自主的契機。承續丁部領統治的黎桓，基本上是以「黃袍加身」的篡奪方式，取得統治權，²⁸ 政治結構並沒有很大的變化。除了黎桓本身即是丁朝的核心集團成員，²⁹ 並掌握全國的軍事力量，³⁰ 在建元之後，黎桓並娶丁部領的皇后為妻，可以說接收了原來楊廷藝系統的牙軍勢力。³¹ 黎朝立國共 29 年，計出使記載 12 次，共 17 人次，表如下：

²⁸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一：「帝嗣位，年方六歲，黎桓攝政，行周公居攝之事，自稱副王……時，諒州聞宋兵將至，具以狀聞，太后遣黎桓選勇士拒之，以南冊江人范巨倆為大將軍，……巨倆與諸將軍各被戎服，直入府中，謂眾曰：『夫賞有功，而誅不用命，行師之明法，今主上幼弱，我眾雖竭死力禦外侮，脫有尺寸之功，其誰知之？不如先冊十道為天子，然後出師可也。』軍士聞知，咸呼萬歲，太后見眾心悅服，命以龍袞加桓身，請即帝位，桓於是即皇帝位……。」頁 184-185。

²⁹ 據《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一「太平元年(970)」記載丁部領初建皇朝時，先封的官位即包括阮匐（定國公）、劉基（都護府士師）及黎桓（十道將軍），頁 181。

³⁰ 按，黎桓在丁朝的職任是十道將軍，根據《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一「太平五年(974)」的記載：「……定十道軍。一道十軍、一軍十旅、一旅十卒、一卒十伍、一伍十人。」頁 181。

³¹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一天福三年(982)：「壬午三年（宋太平興國七年）立丁朝皇太后楊氏為大勝明皇后，后先皇配，衛王璿母也。帝得國時納之宮中，至是立為后。……史臣注曰：「厥後民俗立祠塑先皇、大行二帝像及楊后像同坐。至國初猶存，安撫史黎叔顯始革去。」」頁 189。

附表二 前黎朝北使表

序號	姓名	朝代	身份	越南史書	中國史書	備註
1	江巨望	(前黎) 大行皇帝 天福元年 980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牙校	【(大行皇帝天福元年)冬,十月,帝將發兵,先遣牙校江巨望、王紹祚賁書于宋,詐為璿書,求襲父位,乞賜真命,欲以緩宋師。】 p.187 [遣牙校江巨望、王紹祚齎書于宋,詐為璿表,求襲父位,乞賜真命,欲以緩宋師。] p.469	《宋會要輯稿》(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黎桓遣牙校江巨望、王紹祚以方物金銀器五百兩、通犀六株連盤、□(物)[牯]犀四十株、象牙百株、絹萬疋來貢,仍為丁璿上表。(蕃夷四之二十一) 《宋史》卷 488,〈列傳·外國·交趾〉是冬,黎桓遣牙校江巨望齎方物來貢,仍為丁璿上表曰:「臣族本蠻酋,辟處海裔,修職貢於宰旅,假節制於方隅。臣之父兄,代承閭寄,謹保封略,罔敢怠遑。爰暨淪亡,將墜堂構,將吏耆耄,乃屬於臣,俾權軍旅之事,用安夷落之眾。土俗獷悍,懇請愈堅,拒而弗從,慮其生變。臣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願賜真秩,令備列藩。干冒宸宸,伏增震越。」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交趾》「(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黎桓遣牙校江巨望、王紹祚以方物金銀器五百兩、通犀六株連盤、□(物)[牯]犀四十株、象牙百株、絹萬疋來貢。」	王紹祚與江巨望(又作望、望)於 980 年黎大行皇帝天福元年再度出使。是年史書俱稱為牙校。
1-1	王紹祚 ³²	天福元年 980 興國五年	牙校	【冬,十月,帝將發兵,先遣牙校江巨望、王紹祚賁書于宋,詐為璿書,求襲父位,乞賜真命,欲以緩宋師。】 p.178 [遣牙校江巨望、王紹祚齎書于宋,詐為璿表,求襲父位,乞賜真命,欲以緩宋師。] p.469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交趾》:「(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黎桓遣牙校江巨望、王紹祚以方物金銀器五百兩、通犀六株連盤、□(物)[牯]犀四十株、象牙百株、絹萬疋來貢。」	王紹祚與江巨望(又作望、望)於 980 年黎大行皇帝天福元年再度出使。是年史書俱稱為牙校。

³² 范玉紅作王紹祚。

2	張紹馮	天福六年 985 宋太宗雍 熙二年	牙校	【（乙酉六年， 宋雍熙二年）宋 遣使來聘，帝遣 使如宋，求領節 鎮。】p.190 [（乙酉六年，宋 雍熙二年）遣使 如宋。]p.478	《宋史》卷 488，〈列傳 ・外國・交趾〉：「雍熙 二年，遣牙校張紹馮、阮 伯簪等貢方物，繼上表求 正領節鎮。三年秋，又遣 使貢方物。」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 交趾》：「雍熙二年二月， 桓遣進奉使張紹憑、阮伯 簪等來貢，賀乾明節，金 龜、鶴、銀爐、犀牙百株、 絹萬疋。賜其使衣一襲、 銀帶、鞍勒馬等。」	《大越史 記全書》、 《欽定越 史通鑒綱 目》無記載 使者名稱。 以《宋史》、 《宋會要 輯稿》補 之。
2-1	阮伯簪	天福六年 985 雍熙二年	牙校	同上	同上	是年與張 紹馮共同 使宋。 （前黎）大 行皇帝興 統二年阮 伯簪以都 知兵馬使 身分使宋。
3	吳國恩	天福七年 986 雍熙三年	不詳	【（丙戌七年， 宋雍熙三年）遣 吳國恩如宋報 聘、仍言占城人 蒲羅遏率其族百 餘人內附。】 p.191。 [（丙戌七年，宋 雍熙三年）遣吳 國恩以方物聘且 言占人蒲羅遏率 其族百餘人內 附]p.482。	《宋史》卷 488，〈列傳 ・外國・交趾〉：「（雍 熙）三年秋，又遣使貢方 物。」	宋遣左補 闕李若拙、 國子監生 李覺賁制 冊，封帝 （黎桓）為 安南都護、 靜海軍節 度使、京兆 郡侯（《大 越史記全 書・本紀》 頁 191。）
4	阮伯簪	（前黎） 大行皇帝 興統二年 990 宋太宗淳 化元年	都知 兵馬 使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 交趾》：「（宋太宗淳化元 年）十月，黎桓遣使都知兵 馬使阮伯簪等來貢七寶裝 龍鳳闕椅子一、間金裝玳 瑁檐十二、紅羅繡龍鳳傘 一、間金裝玳瑁柄犀三十 株、象牙四十株、絹萬疋、 紬布各千疋。」	《大越史 記全書》、 《欽定越 史通鑒綱 目》無記 載，以《宋 會要輯稿》 補之。 阮伯簪於 （前黎）大 行皇帝天 福六年曾 從張紹憑 使宋。

5	陶勤	興統三年 991 淳化二年	不詳	【（辛卯三年，宋淳化二年）春二月遣陶勤如宋報聘】 p.193 [（辛卯三年，宋淳化二年）春二月，遣使如宋，遣陶勤以方物聘。] p.489。		
6	不詳	興統五年 993 淳化四年	不詳	【（癸巳五年，宋淳化四年）辰，帝遣使入貢，並上丁璿〈讓帝表〉，宋帝懲孫全興之敗許之。乃遣王世則、李居簡齋制冊冊封靜海軍節度使、交趾郡王。】 p.494-495		
7	費崇德	（前黎） 大行皇帝 應天元年 994 淳化五年	牙校	【（甲午應天元年，宋淳化五年）遣牙校費崇德如宋報聘】 p.194 [（甲午應天元年，宋淳化五年）遣牙校費崇德以方物聘。] p.497	《宋史》卷 488，〈列傳·外國·交趾〉：「（淳化）五年，遣牙校費崇德等來修職貢。」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交趾》：「（淳化）五年十月，桓遣使費崇德來貢。」	
8	杜亨 ³³	應天二年 995 宋太宗至道元年	不詳	【（乙未二年，宋至道元年）遣杜亨如宋報聘】 p.194		《欽定越史通鑒綱目綱目》、《安南志略》無記載。
9	阮紹恭	應天四年 997 至道三年	都知兵馬使	【（丁酉四年，宋至道三年）帝遣使如宋報聘。】 p.195 [（丁酉四年，宋至道三年）遣使如宋。] p.503	《宋史》卷 488，〈列傳·外國·交趾〉：「真宗即位，進封桓南平王兼侍中。桓前遣都知兵馬使阮紹恭、副使趙懷德以金銀七寶裝交椅一、銀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枚、絹綉布萬疋來貢。」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交趾》：「（宋至道三年）九月，桓遣都知兵馬使阮紹恭、副使趙懷德來貢金	《大越史記全書》、《欽定越史通鑒綱目》無記載使者名稱，以《宋史》、《宋會要輯稿》補之。

³³ 范玉紅作杜幸。

					銀七寶裝交椅一、銀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株、紬絹布萬疋。詔曰：『以方物薦於萬歲殿之靈座。』仍許紹恭等行拜奠之禮。」	
9-1	趙懷德	應天四年 997 至道三年	副使	同上		
10	黎紹	應天八年 1001 宋真宗咸平四年	行軍司馬		《宋史》卷 488，〈列傳・外國・交趾〉：「咸平四年，又遣行軍司馬黎紹、副使何慶常，以馴犀一、象二、象二、七寶裝金瓶一來貢。」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交趾》：「（宋咸平四年）閏十二月，桓遣節度行軍司馬黎紹、副使何慶常以馴犀一、象二、七寶裝金餅一來貢，謝加恩。黎紹、何慶常各進象牙二。優賜之。」	《大越史記全書》、《欽定越史通鑒綱目》無記載。以《宋史》、《宋會要輯稿》補之。
10-1	何慶常	應天八年 1001 咸平四年	副使		同上	
11	明提 ³⁴	應天十一年 1004 宋真宗景德元年	即鋌，大行皇帝的第十一子。應天二年被封為行軍王。	【（甲辰十一年，宋景德元年）遣行軍王明提稱攝驩州刺史，聘如宋如宋。】p.197 [（甲辰十一年，宋景德元年）遣行軍王明提如宋。]p.510。	《宋史》卷 488，〈列傳・外國・交趾〉：「景德元年，又遣其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來貢，懇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撫遐裔，許之，仍以明提為驩州刺史。」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交趾》：「景德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桓遣其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來貢，對於崇政殿，且言：『每降恩旨，（又）[只]是驛遞至當道。今特遣息男貢獻，望降使慰撫遐俗。』」	
12	明昶	（前黎）臥朝皇帝應天十四年 1007 景德四年	明昶為臥朝皇帝的弟弟、峰州刺史	【（丁未十四年，宋景德四年）遣明昶，掌書記黃成雅獻白犀于宋，乞大藏經。】p.200 [（丁未十四年，宋景德四年）春	《宋史》卷 488，〈列傳・外國・交趾〉：「四年，龍廷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弟峯州刺史明昶、副使安南掌書記、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交趾》：「七月十一日，	

³⁴ 范玉紅作明第。

				遣使弟明昶如宋。遣明昶與掌書記黃成雅獻白犀于宋，表乞九經及大藏經。宋帝許之。] p.522、523。	權安南靜海軍節度觀察留後黎龍廷，遣其弟峰州刺史明昶、副使安南支使 ³⁵ 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龍廷表乞賜九經及佛經一藏，從之。」	
12-1	黃成雅 ³⁶	應天十四年 1007 景德四年	掌書記 ³⁷	同上	同上	

黎崱著、武尚清點校，《安南志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作“1”。

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外記》（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1986）作【1】。

潘清簡等編，《欽定越史通鑒綱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作[1]。

此表參考范玉紅〈越南燕行使進紫禁城——14-19世紀的宮廷文化與東亞秩序〉一文。使者名稱以史料為準，若史料與范氏所寫有別。史料名稱寫在前面，范氏寫在後，以（1）分別。

由上表，可以發現前黎朝北使的身分有如丁朝時期一樣，多為牙校及「幕府」的幕職，如都知兵馬使、副使、行軍司馬等。但中越文籍記載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如在越南的史籍資料中，出使者的身份均書為「牙校」或僅書「遣使」，但在中國的史籍中，則稱「都知兵馬使」、「副使」、「行軍司馬」之類。這記載上的差異，大約始自於宋真宗即位之後。³⁸ 而這一年是宋真宗封黎桓為南平王的同一年。按，宋代對於越南地區的封號是有一定規制的，自高駢以來，交趾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就是「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丁璉時又加「交趾郡王」、宋真宗時才又加封黎桓為南平王，自此，越南地區各王朝的封號，一定循著「交趾郡王」（初即位）→「南平王」→「南越王」（卒贈）的方式進行冊封。³⁹ 由於宋朝初建時是以丁璉為受命的對象，因此，一直不承認黎桓的統

³⁵ 支使，官名。唐時節度使的屬官。見唐·杜佑著，《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三十五〈職官十七〉（頁967-968）；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北宋嘉祐十四行本）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四下〉：「節度史、副大使知節度事、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頁1309。《宋史》卷一百五十八〈選舉志四〉（頁3694）及卷一百六十七〈職官志七〉（頁3975）。

³⁶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一：「（應天三年，宋至道二年，996）先是，我潮陽民文勇等為亂殺人，出亡宋欽州如昔鎮，鎮將黃令德匿之，帝命潮陽鎮將黃成雅追捕。」，頁195。又，范玉紅作黃清。

³⁷ 《新唐書》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四下〉「外官」條：「掌書記，掌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號令升絀之事。」頁13009。

³⁸ 見前表，宋真宗即位之前，僅太宗淳化元年(990)有一例「4 阮伯簪」《宋會要輯稿》記載為「黎桓遣使都知兵馬使阮伯簪」。

³⁹ 請參考附表一「冊封表」。

治地位，黎桓的遣使多偽借衛王璿之命。⁴⁰ 及至興統五年（993，淳化四年），黎桓再次上貢，並攜帶丁璿「讓帝表」，才有交趾郡王之封。此時，黎桓自改元稱號迄今已有十三年之久。⁴¹ 兩邊文書記載的不同是不是也反映著雙方不同的立場？然而不論立場如何，上述不論是都知兵馬使、副使，或是行軍司馬、掌書記，可以說都是最重要的幕職。都知兵馬使是幕職中的武職軍將，總掌藩府兵馬，是具有實際軍權的僚佐，在唐代可再分為分掌牙兵的牙內都知兵馬使和掌牙外兵的馬步都知兵馬使；行軍司馬則為重要的文職僚佐，⁴² 掌書記，則是「行軍參謀，關豫軍中機密」。與牙校為親信近衛，或許只是官階職品的不同陳述。

前黎朝最後兩次的出使，使者均為黎桓的兒子。前述丁朝的核心勢力主要是以鄉人與牙軍為主，並以軍事、聯姻、擬血緣的方式進行各方勢力的整合。黎朝的核心集團，則明顯的以家族系統為主。在史書中共記載了黎桓十三位子嗣（其中一名為義兒），除了在黎鋌（臥朝皇帝）時擔任使臣的明昶未有封地的記載外，其他十二位都有詳細的分封記載，根據分封的記載，可以繪圖如下（附圖三）：

而此十二位皇子的分封位置與丁朝及十二使君的分佈地區基本上相同。同時，自 968 年丁部領即位至 1010 年黎朝結束共約 43 年，計派遣使臣 16 次，24 人次；其中，王紹祚出使 3 次，江巨瑄出使 2 次，阮伯簪出使 2 次，鄭琇出使 2 次。王紹祚、江巨瑄（又作望、滄）亦曾出使丁朝。由此可見在自主的過程中，越南地區權力的移轉，是同一個核心圈間的轉移，改朝換代只是內部的競爭，而不是外部衝突所造成的權力取代。

小 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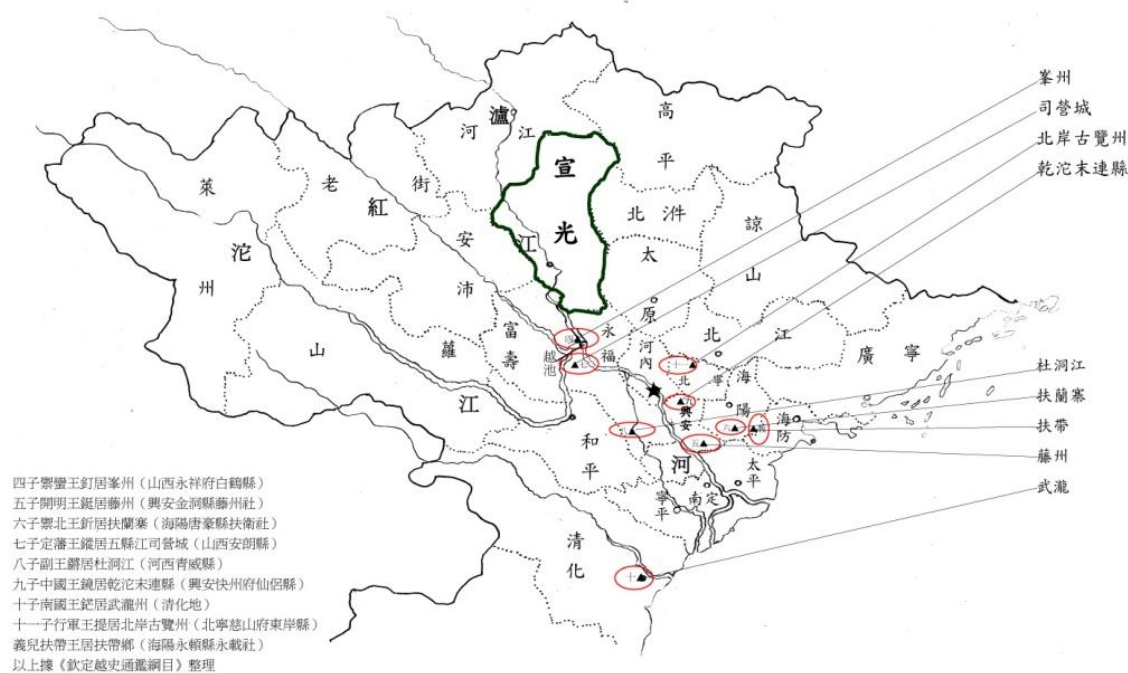
本文嘗試以越南出使中國的使臣記載，分析使臣身份所呈現中越關

⁴⁰ 見《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一，頁 187。

⁴¹ 有關黎桓受封為交趾郡王之事，請參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一，頁 494-496。

⁴² 《新唐書》卷四十九下〈百官四下·外官〉：「掌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號令升絀之事。行軍參謀，關豫軍中機密。」頁 1309。

附圖三 十二使君勢力分佈圖



前黎諸子分封分佈圖

係的改變。計畫原本欲以李仁宗太寧元年(1075)舉辦科舉為斷，探討越南舉辦科舉制度前後，對於越南北使的派任是否有所不同。按，中國的科舉制度是與甄拔官僚人才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但越南似乎並未將科舉制度與官僚體制結合，在李朝開科之後的一百五十時間中，一共只舉行了八次科舉考試；而陳朝一百七十五年的歷史中一共舉行了十一次科舉。取士人數也俱不多。尤其，由陳朝的歷官年數與貴族體制的官僚結構來看，科舉並沒有影響到整體的架構。因此，越南科舉制度的舉行，顯然另有功能。

由史籍記載的資料來看，不論是來或往，越南無論出使或接待者，常與中國文人儒士有詩文的酬答，亦即這些使臣或接待者均具有相當程度的中國文化涵養，最近出版的《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包括 79 種共一萬多頁的文獻資料，呈現出自陳朝以迄阮朝北使的大量文獻著作，這些使臣也大多有科舉的經驗，或者是著名的儒學者。由此，或可以推斷由鄉試、會試到殿試的科舉制度擔負了極大的儒學的傳布工作，而這

些科舉所擢拔出的儒士，也正是出使中國的絕佳人選。但是當科舉尚未開科之前，在越南開始自主之初，使臣在中越關係的奠定上具有更重要的地位，畢竟丁黎朝所要面對的是強大的北國，而時機則是兩邊均為割據之後的統一，每一次使臣的出訪，都意味者兩個政權之間的較量。

在丁朝的北使中，主要是以牙校與同鄉為主，基本上反映出丁朝權力結構以私軍的武力系統與鄉鄰的地緣集團所整合的一個結果。而黎朝的北使，除了私軍的武力系統之外，藩鎮的幕職成為重要的使臣成分，與丁朝不同的是黎桓更重視同血緣或擬血緣的封藩建邦架構。由丁朝整合的十二使君的領地與黎桓諸子的分封狀況來看，從丁朝到黎朝的核心地區並沒有很大的改變，核心集團也是楊廷藝擬血緣系統的延續，改朝換代只是權力核心因內部競爭所形成的有限度轉移，這也使得越南在自主時期對於中國中央政權所採取的策略可以一脈的傳續，或許這就是自丁朝而後越南可以持續走向自主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在北使的派遣狀態下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件，便是在理解越南丁黎的權力結構時，其實可以將之與中國唐末五代的藩鎮作連結，基本上當時交趾地區的割據狀況與中國大多地區的地方割據沒有很大的差異，只是越南地區更系統的將割據持續下去，並盡力的維持一個雙軌的政策，與中國維持密切但自主的方式，經營這個持續割據的局面。

由於論文發表時間的關係，本文僅以丁黎朝的出使狀況作分析，有關李朝科舉前後與陳朝之出使關係，當另文再加討論。

附表三 冊封表

時間 ⁴³	受封者	職爵	食邑	封號
開寶六年 973 太平四年	丁璉	特進、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御史大夫、上柱國，封濟陰郡開國公	食邑一萬戶，食實封□□戶	賜推誠順化功臣
開寶八年 975	丁璉	加授南越王璉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交趾郡王		
太平六年	丁部領	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趾郡王		
雍熙三年 986 天福五年	黎桓	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交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	食邑三千戶	賜號推誠順化功臣
端拱元年 988 天福九年	黎桓	檢校太尉	邑千戶 實封五百戶	
淳化元年 990 興統二年	黎桓	加特進	邑千戶 實封四百戶	
淳化四年 993 興統五年	黎桓	進封交趾郡王		
景德元年 1004 應天十一年	黎桓	進封南平王、兼侍中		
景德四年 1007 應天十四年	黎龍廷	特進、檢校太尉、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仍封交趾郡王	食邑三千戶 食實封一千戶	賜號推誠順化功臣
	黎桓	追贈中書令、南越王		
大中祥符元年 1008 景瑞元年	黎至忠 (即龍廷)	加同平章事	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四百戶	
大中祥符三年 1010 順天元年	李公蘊	授特進、檢校太傅、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趾郡王	食邑三千戶 實封一千戶	賜號推誠順化功臣
	李公蘊	加同平章事	食邑一千戶 實封四三百戶	
大中祥符五年 1012 順天三年	李公蘊	加開府儀同三司	食邑七百戶 實封三百戶	賜翊戴功臣
大中祥符七年 1014 順天五年	李公蘊		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四百戶	加保節守正功臣
天禧元年	李公蘊	進封南平王	加食邑一千戶	

⁴³ 時間第一行為宋朝年號，第二行為西元年，第三行為越南年號。

時間 ⁴³	受封者	職爵	食邑	封號
1017 順天八年			食實封四百戶	
天禧二年 1018 順天九年	李公蘊	加檢校太尉	食邑一千戶 實封四百戶	
天聖元年 1023 順天十四年	李公蘊	加檢校太師		
天聖六年 1028 順天十九年	李公蘊	贈侍中、南越王		
天聖六年 1028 天成元年	李德政	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		
明道元年 1032 天成五年	李德政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寶元元年 1038 通瑞五年	李德政	進封南平王		
龍瑞太平二年 1055 至和二年	李德政	贈侍中、南越王		
	李日尊	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		
嘉祐九年 1064 彰聖嘉慶六年	李日尊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熙寧元年 1068 天貺寶象元年	李日尊	進封南平王 加開府儀同三司		
熙寧二年 1069 天貺寶象二年 (神武元年)	李日尊	日尊自帝其國		

本表依據《宋史》卷四百八十八〈外國四・交趾傳〉編制

參考文獻

一、史料

- 唐·杜佑 《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宋·薛居正等撰 《舊五代史·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南昌熊氏曾影庫本）
宋·歐陽修、宋祁撰 《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北宋嘉祐十四行本）
元·脫脫等撰 《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元至正本配補明成化本）
清·徐松輯、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標點校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王德毅校訂 《宋會要輯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
現代·陳荊和編校 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1986）
（越南陳朝）黎崱著、武尚清點校 《安南志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
（越南）撰人不詳 《越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
（越南後黎）吳士連編纂、黎僖增補 《大越史記全書》
（越南阮朝）潘清簡編修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

二、研究文獻

- 來可泓 〈五代十國牙兵制度初探〉，《學術月刊》，1995 年 11 期
范玉紅 〈越南燕行使進紫禁城——14-19 世紀的宮廷文化與東亞秩序〉，發表於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主辦「燕行使者進紫禁城」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6.28-29
耿慧玲 〈越南丁朝的雙軌政治研究〉，泉州華僑大學、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共同主辦「饒宗頤與華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12.，泉州
—— 〈擬血緣關係與古代越南的權力結構研究〉，《朝陽學報》第 12 期(2007)，臺中霧峰
陶維英著，鍾民岩譯，岳勝校 《越南歷代疆域》（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
（越）張有伺 《越南歷史大綱》（河內：教育出版社，2008）。
戴明揚校注 《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Vietnamese Emissaries to the North and Sino-Vietnam Relations

Keng, Hui-Ling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norary Fellow,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Hong K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sks how Vietnam could maintain autonomy without severing ties with powerful China in the north. Diplomacy is essential in this balance. Even during times of war, when Vietnam has gained the upper hand, records of the “Tribute Way” still reflect frequent visits by northbound Vietnamese embassies bearing tribute. These embassies must have fit certain criteria, since it would be unlikely for unlearned and untrained ambassadors to seek maximum advantage in negotiations. The question would be the criteria of selecting members of embassies to the north – would there be different threshold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text within which embassies were sent, and the identity of their member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nd the different appointees in the history of Sino-Vietnam relation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Đinh Dynasty, the earliest of Vietnam authority to exercise autonomy, mainly dispatched confidants of the emperor, which fall into two types: low level military commanders as embassies to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as well as persons who hailed from the same geographical region as Đinh Bộ Lĩnh. This reflects that the Đinh Dynasty had a power structure that is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local clans, with a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centralization. This power dynamic continued down to the Tiền Lê Dynasty, whose earlier emissaries were primarily those who were sent to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under the Đinh Dynasty, with some others that were also low level military commanders or commanders and staff from military commissaries, conceivably imperial confidants as well. During the Lý Dynasty, when imperial examinations were administered, emissaries consisted mostly those who received credentials from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is shift continued down to the Hậu Lê Dynasty and the Nguyễn Dynasty, when all emissaries were mandarins trained in the Confucian curriculum. This paradigmatic shift speaks much about the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Sino-Vietnam relations.

**Keywords: Vietnam, Emissaries to the North, Imperial Examination,
Sino-Vietnam Relations**